

建党百年 奋斗有我

我的教育梦想

□杨铁金

请不要笑话我,我真的已有许多年没有公开谈论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如果要我说“小说梦”,我可能会有许多感想。自从我15岁上师范学校开始,“教育”这个词就与我合体。不敢谈论教育,就像不愿谈论公开评价自己的优缺点一样:说自己好,别人以为炫耀;说自己不是,有人还以为你一无是处。

结结实实地怀揣自己的教育梦想,让别人去说道吧!从教以来,我生活在一个尊师重教的美好时代。在这条清水河里,我一游就是快乐的三十几年,如果不出意外,还将再游上十年。

我的教育梦想,就是语文课堂梦。从小学教到初中,再到高中,我一直是个脚踏实地的语文老师。课堂就是我的阵地,语言文字就是我的武器,学生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们面对的敌人,就是在正确使用祖国语言文字路上的那些绊脚石。我的自豪,是学生的语文学好了,当然也包括他们在中考、高考的语文学科上考好了。社会对“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争议了几十年,却始终存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最大的素质,就是社会生存力与竞争力。

除了课堂教学,我还将语文拓展到了课外。1987年以来,我创办或指导过“苗苗”“花蕾”“新野”“文昌阁”“五峰”等文学社,编印过各种校园小报,指导过的许多学生的作品在刊物上公开发表,在各级比赛中得奖。感谢时代给予学生许多参加比

赛的机会,比如纪念抗战胜利、纪念建党、庆祝国庆等特殊日子。

我的教育梦想,是汉语写作梦。我牢记“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的教诲,去思考学校、教师、学生发展中的问题,将论文写在校园里、课堂上,让自己的教育人生更加丰满。

特别是2002年以来,我国推进的新课程改革,开拓了我的教育视野,激发了我的教育研究渴望。我不是为了个人功利而研究,而是为解决学校发展中的问题而研究。

在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改革过程中,我将现代教育理念与传统文化相结合,梳理了永康中学的办学理念、校园文化,研究了学校发展各阶段的办学经验,开展学校课程顶层设计,使永康中学的“三立”课程被评为浙江省优秀课程设计方案。

我对学校重点工作做长期的、细致的记录与跟踪。永康中学从2009年开始与浙江师范大学进行过长达8年的全面合作办学。这期间,我积极参与其中,将主要事件、具体做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详细记录下来,进行梳理总结,最后写成论文发表于中文核心期刊。

我十分关注自己和身边教师的教学行为。曾花了4年时间,系统学习相关知识,观察同事特别是同学科教师的教学行为,关注和改善自己的课堂教学行为,做了一个重点课题,完成一篇专业学术论文。

我还对身边的教育资源进行深

度研究与开发。搜集永康地理、历史、文化资料,开展拓展课程设计。与企业合作开发的《永康铜艺》课程,成了金华市义务教育精品课程。我曾约浙江教育报社的记者同走永康红色之旅,利用自己所搜集到红三团的资料,为地处山区的舟山小学开发了一门红色德育课程。如果该校能够连续多年进行积累、沉淀、思考、整理,现在它应该赶上新的热点,成为不错的思政课典型经验。

现在“唯论文”成了“破五唯”的内容之一,但从全球视野,纵观人类发展史看,论文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它是科技进步、思想创新的重要标志,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也是教育科研的重要产品,教师学术水平的重要尺度。只是因为现实中确实存在着许多怪相:由于论文成为了教师职称评定等的硬指标,于是形成了一条由代写论文的“枪手”、代发论文的中介和收费的期刊等共同形成的灰色产业链。这种“唯论文”的教师评价指挥棒,扭曲了正常评价,背离了学术初心,产生了腐败土壤。

因此,要破的是教师评价上“唯”字,并不是破除论文写作本身。教师千万不要在要不要写论文、做课题上纠结,而要在怎样写、怎样做上下功夫,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应该在怎样评方面进行新探索。

我常想,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有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一线教师如果用心、用情将研究做在校园里、课堂上,必定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

爱在每月十六

□朱章台

每当有节日来临,我总会思念我一生最崇敬的妈妈。尽管妈妈离开我们已经整整三十年,我还是忘不了她的一言一行,特别是她在世时常用的那把剃头刀。

小时候家里穷,剃不起头,一家几个男人常年都是妈给剃的和尚头。我妈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妇女,从没学过什么手艺,更没给别人剃过头、剪过发。而那把剃头刀又长又宽又重又笨,还锈迹斑斑,真似一把小菜刀。现在想回去,这样的器具又怎能拿来理发呢?

妈给我们剃头总在农历每月十六下午。这一天,妈总是从百忙中抽出时间,烧好一大锅热水,把一条板凳放在院子里杨柳树脚下,自己围好围裙,还让爸爸早早磨好剃头刀。我是老三,家中最小,大家最疼我,总让我先剃。这时,刀快水热,妈又劲足,我最舒服。接着是二哥、大哥,最后是老爸。这时,刀也钝了,水也凉了,妈的力气也小了,妈给爸剃也没给我们剃时那么小心翼翼,所以老在爸的头上划出血来。我爸忠厚老实,全听妈的摆布,一声不吭,满脸是血,活像关公。我们和妈都大笑起来,爸也笑了。全家人沉浸在一片欢乐中。

说实在的,妈的手是一双充满老茧的劳动大手,又凭这样的刀子,剃头不痛是不可能的。有时,我们也想喊叫痛,也想学别家的孩子到

外面剃头流动担子剃。可是,妈那温暖的双手往你身上一按,她那慈祥的目光往你身上一扫,她那柔和的话语传到你耳朵时,你就只有像小绵羊似地随妈妈摆布,还会感到无比的幸福。有妈妈真好!大哥大一些,特别懂事。一次,他对妈说:“妈,你大胆剃吧,我们不疼。”我们做弟弟的也喊:“妈妈剃头真舒服。”妈看到我们这么懂事,笑得流出了泪水,直赞我们真乖。

妈给我们剃头总拣农历每月十六,风霜雨雪不变,春夏秋冬不改,再忙也不耽搁。长大后,我们才明白其中的深刻含义。妈知道,每逢十六是月圆的日子,她那纯洁的心灵一心希望全家团团圆圆,和和美美,孩子们也长大成才,能兴旺致富。

妈真是菩萨心肠。

后来,我读初中毕业班时,因剃着和尚头常常惹同学们取笑。一次,我狠下决心,用带学校吃的半斤大米到街上剃头店剃了个西洋发。我高兴极了,认为自己神气多了,像个后生依了,就飞一般地跑回家,告诉妈我剃头的消息,让她也高兴高兴。可妈见到我,看见新剃的头,却大吃一惊,半天说不出话来,像不认识我似的,一边在灶间烧火,一边用围裙揩眼泪。我一时不知所措,半天才想到自己闯祸了,伤了妈妈的心。我立刻跪倒在妈的膝前,哀求着说:“妈,我错了,以后再也不去剃

头了。”妈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后生依说呆头话了。孩子长大了,妈该高兴才是啊!

几年后,爸过早离世,大哥、二哥去了远方,我也到外地求学,妈也就自然失去这份神圣的活。可那把剃头刀,妈却一直珍藏着。她用一块布包着,放在箱子里。我们深深懂得这把剃头刀承载的感情的沉重,在妈妈去世入殓时,我取出这把剃头刀,重新用大红绸布包好,方方正正地放在妈的枕头边。我一边放,一边低着头流着泪花轻轻对妈说:“妈,你安心走吧。这把剃头刀你放好,到那个地方,到下辈子,我们还要你给我们剃头呢。”我哽咽着说不下去了,泪如泉涌,真想再一次扑在妈的怀里放声大哭!

尽管我如今已是耄耋之年,但还是不能忘怀这份深深的母爱。结婚后,我买来一套理发工具,让妻子学着给我理发,也给孩子理发。我妻也是贤妻良母,心灵手巧,有一颗火热的爱人之心。农历每月十六,她也在默默地践行着这份饱含家庭温馨的活,让我一次又一次重温着记忆里的母爱,一次又一次地沉浸在母爱的温泉里。

妈妈,是自古以来一切生命的赋予者。妈妈,永远充满母爱的光芒。“妈——”一声甜甜的呼唤,她永远给我们无可比拟的温暖,带来无限前进的力量!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写给大陈的诗

□杜剑

金丝楠

一张金丝楠木榫卯结构的拔步床里
溪流和鸟鸣有清脆的回响
伐木工人手里锋利的斧子
发出的巨响像森林慌乱的心跳
金丝是一尾尾游动的鱼
安静地在楠木低矮的身体里游来游去
像从未走出过大山的知足的农民
有人想偷走鸟鸣放回森林
有人想偷走游鱼投放大海
有人想偷走金丝锻造一把宝刀
有人偷偷把鼻息安放在床上
想惊扰到这些鱼和鸟

铜院里

在铜院里把自己浇筑成铜人
就不用带上兵器一路奔波了
仅允许在一场行为艺术中
对我表演“错位接吻”
如果要节省一点铜
就把我浇筑成童年的样子
那时父亲从老家带回一个铜锅灶
放在猪栏的旁边
浇筑成少年的我就需要多费一点铜
那时我在爵士音乐里偷过铜
有一些藏在木吉他的琴弦上
如果要浇筑下一个我
就需要在身体的铜臭味里再提炼一些铜

石头屋

摆在案头、挂在脖子上
雕刻成神像的石头
都不如福建寮石头屋的石头
碗口粗细的鹅卵石
与溪鱼、脚板有密切的关联后
又与太阳、风霜雨雪有更亲密的接触
建筑师是一位深谙风花雪月的智者
他至少预见了三件浪漫的事
一次是一位红衣女子
妩媚地倚在石头墙上摆了很多POSE
一次是一对夫妻
在结婚纪念日朝着石头屋
拍了一张海枯石烂永不变心的纪念照
一次是一位画家
轻轻地把颜料涂在了石头屋上

草木染

新疆棉和永康蓝草的娃娃亲
桑叶和苏枋的青梅竹马
青麻和乌柏的自由恋爱
茜草、红花、苎草、栀子、姜金、槐米
在相亲大会上的成功配对
草木的爱情纯洁永恒
它们相爱的样子
就是染出来刚刚好的样子
萤火虫
囚禁了萤火虫的霓虹灯
反过来被萤火虫囚禁
——这张褪去油腻的脸
雀斑依然清晰可爱
星星是月亮的雀斑
萤火虫是星星的雀斑